

# 一条莫名其妙的催款短信坏了孟嘉伟的生意

5



李锦星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大学教授季帆自认是个成功男人,他的妻子羿小羽则时刻有种危机感,因接了别人打给丈夫的一个无声电话,心生嫉妒,行为过激,致使车祸发生。两车相撞,季帆几乎没受伤,坐在副驾驶位置的妻子却严重受伤,昏迷四天四夜,并因此做了整容手术。容貌的改变让羿小羽的事业有了新的拓展。于是,丈夫和妻子的位置发生了颠倒……

[上期回顾]

羿小羽的脑子一直没能恢复好,她的工作老是出问题。后来,她调到了另一个部门,负责支行里的资产保全工作。季帆心疼羿小羽,但他决定尊重妻子的决定。孟嘉伟调到北京后,工作开展并不顺利,而奚雅最近情绪也不好,两个人发生了冷战。后来,还是孟嘉伟放低姿态,先向妻子投降了。

情感天空

## 季帆觉得妻子离自己越来越远

车祸后,羿小羽对自己这张整过形的脸格外精心保养起来,她淘汰了以前所有廉价的化妆品,专门找了有经验的美容师,根据自己现在的肤质,买了一套法国原装雍卡美容品,除了半个月去美容院做一次护理外,在家,羿小羽也是严格按照说明书的程序保养皮肤。

让羿小羽觉得自己活得像个女人不仅是那些烦琐的美容步骤,更让她觉得活出女人味的是她现在的工作,尽管资产保全需要跑腿费口舌,有时候只闻其声不见其人(有的客户电话里答应得好好的,等羿小羽他们一到便溜之大吉),但还是让羿小羽认识到了女人的力量,当然是作为现在一个美女的力量。

羿小羽第一个月光提成就拿出了行里平均工资,她的保全科绩效工资是其他人人员的两倍。头头没想到,羿小羽一出手就拿下了一个叫刘四的大钉子户,当然从这拿下的过程,羿小羽不光利用了美女的优势也动了些计谋。

这天晚上,羿小羽又是醉醺醺地回到家里。卧室里,醉后的羿小羽已经进入了梦乡,季帆坐在书房上网。游览完新闻,季帆打开邮箱,季帆有两个邮箱,一个专门为编辑和重要朋友联系设置的,另一个则是用来应付一些不想长期交往的一般朋友的,比如,登在博客上的信箱,他已经很久没有打开过了,也许那些垃圾邮件已经爆满了,季帆决定清理一下。

打开邮箱,果然不出所料,几十封垃圾邮件静静地躺在里面,季帆挑着看了几封,大都是询问他为什么这么久没有音信了?忽

然一封题目为“我是奚雅”的信引起了季帆的注意,季帆打开。您好!季教授:

很为您的夫人担心,不知道她现在是否已经恢复意识?人在危难的时候都会乞求神助,我不能为您和您夫人做什么,只能在心里默默地为她祈祷,为她加油,但愿上苍能看见您对您夫人的深情,但愿您夫人能感应到一个和她一样身为女人、人妻、人母的女人期待她不要舍弃这些的心情,这是她作为女人的全部意义所在啊。

您夫人绝不会忍心而去的,她一定会好的,相信我!

如果需要帮助,请您联系我,这是我的电话和信箱地址。

真诚祝愿您夫人早日康复!

奚雅

## 季帆开始指导奚雅的创作

自从和奚雅联系上,季帆就被这个生活在小城市的女人对文学的执着打动了,他觉得无论从哪方面他都有义务拉她一把,从第二封伊妹儿开始他就要求她把习作寄给他,他希望能为她做点什么,以报答那个夜晚她为他和妻子所做的一切,信里奚雅已经婉转地拒绝了他想登门拜谢的请求,季帆也不喜欢投之以李报之以桃的交往,觉得奚雅说得对,今后的时间长着呢,他们不应该在乎一朝一夕,一来一往。

人家真诚以待,季帆觉得自己也不能虚伪,看过奚雅的习作之后,季帆像对待自己学生的文章一样做了评语。

妻子羿小羽自从换了工作,人好像也跟着换了另一个人。季帆觉得以前是妻子活在家里,自己活在外家,现在好像掉了个儿,他回到家里了,妻子却走到

家外了,而且有越走越远的趋势。现在的羿小羽早晨光鲜地出门,夜里经常是醉醺醺地回来,有时候,季帆问起和谁喝的酒?羿小羽就说:客户呗!季帆搞不明白既然是清理恶意欠款干吗还要陪酒?羿小羽说:说了你也不懂。根本就懒得解释。季帆不想让妻子长期和那些品行不良的人在一起瞎混,可是又没有理由开口。季帆觉得自己活得越来越像个家庭妇男了,管家带孩子,还时刻关注妻子的行踪,尽管到目前为止还没发现什么蛛丝马迹,但他已经感觉到妻子不在他的视力范围了。

## 孟嘉伟收到银行的催款短信

孟嘉伟从家里回来,就着手做和外商联营的合同文案,做好后又传真给公司,公司相当重视,研究后很快给了他意见,现在成功与否全看他了。

明天是和外商约好的正式谈判的日子,下午,孟嘉伟又拿出合同书,仔细地斟酌每个条款,生怕有什么漏洞,让公司蒙受损失。手机铃声响了起来,提醒他有短信来了,孟嘉伟没有理会,依然忙自己的,几秒钟后,短信提示铃又响,旁边协助他整理文件的同事小赵说:主任,您还是看看吧,没准是嫂子发来的呢。孟嘉伟笑笑:她有事就打电话了,才不会和你小年轻的一样动不动就发那些甜言蜜语呢。孟嘉伟还是拿起手机读起了信息。

“尊敬的客户:您在我行的贷款已经超过了付息期限,请您速到××支行办理付息手续,谢谢合作!”

奇怪了?我什么时候在他们哪里贷款了?孟嘉伟不解。

嗨,这种发错的信息我接到多了,别理它!我的手机天天接到六合彩的信息,讨厌死了。小赵在一旁说。

孟嘉伟删除了手机上的信息,继续工作起来,审核完合同,孟嘉伟让打字员把合同复印完毕又按照事前的约定把合同传真给外商一份,以便明天讨论时直接进入主题。

## 和外商的生意被短信搅黄了

第二天一早,孟嘉伟特意换上了新衬衫,又把平日不系的领带找出来一丝不苟地打上,出门的时候,还用一块抹布擦了擦鞋尖的土,他要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去和外商谈判,人家是商场老手,他不敢掉以轻心。

谈判在外商租住的五星级大酒店下面的会客厅里,孟嘉伟比约定的时间提前到了十分钟,他们知道外国人很守时,九点,外商马克和翻译准时到了,寒暄过后,双方进入谈判程序,逐条讨论起合同条款。忽然,孟嘉伟的手机不合时宜地在公文包里响了起来,声音不大但还是引起了马克和翻译的注意。孟嘉伟听出是短信铃声,只是把皮包挪得离座位远了些。

马克见孟嘉伟没有接的意思,问:孟先生,你不接电话吗?

孟嘉伟解释说:是短信,不管它,我们接着谈。

翻译把话翻给马克,双方继续。

忽然,孟嘉伟的手机铃声又响了起来,这回居然是不间断地响,孟嘉伟拿起皮包,掏出手机一看又是昨天催他还息的短信,生气地关机。

马克和翻译都注视着他,孟

嘉伟不得不解释说:真讨厌!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接到那些莫名其妙的短信!

翻译问:什么内容的短信?

催我去什么支付利息的,我根本没在他们那儿贷过款,准是他们工作疏忽,发错了。

孟先生方便给我看看吗?翻译伸过手。

孟嘉伟重新打开手机,刚开机短信铃声又响了起来。

翻译读着内容一样的短信,并翻译给马克听,孟嘉伟感觉马克看自己的目光在变化,他拿过还在响铃的手机迅速关掉,解释说:昨天我想他们准是发错了,觉着不会再发了,没想到今天反倒变本加厉了,完事后我得赶紧给他们打电话通知他们,咱们继续吧,很抱歉,我影响了大家。

翻译和马克还在说着什么,看样子翻译在劝马克,但马克还是站起了身,翻译说着也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孟嘉伟虽然听不懂他们的话,但直觉他们在说自己。

很对不起,孟先生,马克让我转告你,今天的讨论就到这里,他还有其他的事情,他先告辞了。

马克等翻译说完,点头朝孟嘉伟示意了一下就离开了。

孟嘉伟着急地拉住翻译,为什么?我们刚才不是谈得好好的吗?

孟先生,你的短信,你知道外国人是很讲信誉和信用的,马克认为你一定是银行有不良记录,否则银行是不会给你发这种短信的。

我不是告诉你他们发错了吗?你没跟他解释?我是无辜的啊?

我解释了,他根本不相信,孟先生,我也无能为力,我们以后再联络吧。翻译收拾起文案也离开了。

# 崔海燕被老鼠洞察到越狱动机



山风 著  
南京出版社友情推荐

故事叙述的是前刑警、商人崔海燕因金融诈骗罪被判入狱十五年。自入狱之初,他就处心积虑策划越狱。他以其熟悉监狱的优势赚取了警官的信任,在关键岗位上从容地实施越狱计划。然而,注定他就是注目焦点,他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关注:警察、犯人,有许多眼睛在盯着他。他的越狱计划实施困难重重。当有一天,他发现自己入狱真相后,他加快了越狱步伐……

[上期回顾]

为了查明自己入狱的真相,崔海燕在监狱中思考着如何才能提前离开监狱,想出唯一的捷径就是越狱。但第二天早上他就和一个叫老鼠的犯人起了冲突,因为自己身份特殊,也不能过多地和其他犯人作对。为了寻找越狱机会,他开始摸索监狱环境,但很快就被盯上,大脚在不远处冷眼观察他。

刑侦小说

## 崔海燕的红颜知己

崔海燕带着猎奇的口吻问道,“你们带着活奔乱跳的女人怎么到内地啊?”

“你是指谁?还是在内地?”“私带国外女子,你当然是偷越国境了,我是问你到内地后是自己开车还是坐客运班车到兜售地点?”

“有的时候是包车,有的时候是坐客运车,火车也坐过。一般情况下,女人不开口,那些警察不会盘查的。当然,坐自己的车风险小得多。”

“你从云南过境?那儿正式口岸有几个?”

大脚突然警惕起来,“老哥,你可得太多了,是不是想跑啊?”

“开玩笑!想跑?”崔海燕严肃地说,“我是无聊,找点话题打发时间。”

关灯时分,躺在床上的崔海燕在揣测着大脚会不会告密,他一度后悔,短短的两天里草率地试探敏感字眼。假如大脚经不住试探“互相监督检举揭发”犯人准则的诱惑,向政府告发的话,那么,政府会采取什么对策呢?第一,找当事人谈话教育,让当事人放弃逃跑念头;第二,安排两名以上犯人夹控,落实联号等监管制度;第三,无论在号子里还是车间,当事人都将成为政府警官重点呵护对象,让你无暇实施歪念。这些措施以为就他崔海燕一人知晓,那些老犯人都知道,只有当事人本人不知道。虽然,大脚对他怀有好感,但并不代表可以排除被出卖的可能性。埋下的隐患,如何消除?崔海燕又是半宿未眠。

几天后,崔海燕得到监狱内勤允许给外界打电话,他很快拨通秘书办公室电话,通知秘书崔竹他现在的的基本情况,又吩咐秘书为大脚的儿子汇了两千元学

费。事后大脚知道了,对崔海燕非常感激,博得了大脚的信任。

……

几天后秘书筱竹来接见,虽然不符合监狱的接见规定,但在教导员出面斡旋下,二人顺利见面。筱竹介绍了公司目前的运转状况。崔海燕对筱竹打理公司的结果很满意。他请筱竹转告太太,请她不要打电话到分监区。他交代筱竹走之前给他账户打一万块钱。筱竹惊讶地说你在监狱里能用那么多?崔海燕说自有用处。名义上,筱竹是崔海燕的秘书,实则是他的红颜知己。筱竹是双硕士毕业,眼界开阔,业务精通,成为崔海燕赖以倚重的助手。太太常年在国外,他俩自然走到一起。分手之际,崔海燕想对筱竹说出隐藏心底里的怀疑,一个异样的感觉让他的嘴巴动了动没说出。

虽然只经过大门一次,但大门的戒备比崔海燕想像的严格。从大门逃出去的成功率为零。除了大门,就是监狱的象征——围墙。攀爬五米五高的围墙,还要越过据说是一万伏高压的电网,回忆反逃逃犯记录片上被电网烧成烤猪似的犯人形骸,想必从电网上攀越不是什么明智之举。那么,从监狱逃出去还有其他途径吗?

有!地下阴沟。监狱有自己的排水网,雨水、工业和生活用水都通过它排到监狱围墙外。几千人的监狱和庞大的工业生产能力,每天排出的废水量惊人,拥有巨大吞吐量的沟渠自然能容下一个人行走。只要找到隐蔽入口,计算好时间,找准时机,就能在短时间里钻出监狱。崔海燕找到窞井盖,可是发现没有工具。

但是后来发现,犯人里有一个人对她非常有用,那就是老鼠,老鼠是偷车犯,对偷车很有一手……

站在厕所侧面,望着车间方

向,崔海燕佯装在草地上找着什么,向前走了几步,直至能瞭望围墙与二层楼,他方才停止前行。

围墙外是一片蔚蓝的天空和零星而过的汽车声,置身围墙五米处的崔海燕不知道围墙外究竟是马路还是民居。围墙上每隔五十米左右一个探头,而探头就安装在电网窞井下方二十厘米处。二层楼确实比电网还高,这与他当初朦朦胧胧望到的是一个结果。不过,他弄清楚了两者的实际落差在四十厘米以上。他想,如果围墙外有大树或者民居,用飞钩搭成一根可以攀援的钢索不成问题,但是,平安越过一万伏电网却是疯狂之举。万一被电弧击中,逃跑不成被烤成一只香猪。攀爬电网前覆盖一块绝缘橡胶,应该是万全之策。

目前,可以考虑的越狱途径有两条:越围墙和钻窞井。

## 另寻出狱之路

“哈哈,我说崔海燕你动机不纯没错吧!”声音虽不大,却像是一道闪电从后脑袭来,炸开了崔海燕全身的汗毛孔。刹时,崔海燕汗流浹背,本能地转身。

老鼠像幽灵站在厕所旁,阴险地冲他笑着。

“老鼠,你胡说什么?”只用了一秒时间,崔海燕就冷静下来,果断地迎上老鼠。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老鼠仍是笑着,一副抓住崔海燕把柄的胜利者姿态。

“你别冤枉我,我对你不薄啊!”崔海燕第一动作是掏口袋。

“你想干什么?想杀人灭口?”老鼠警惕地躲闪。

“狗日的别没事说出事来!”崔海燕掏出香烟,“给,中华香烟。”

“哟,一会儿工夫,变戏法变出中华香烟。你真有能耐!”老鼠

接过香烟自己点上火,享受起来。

“你在监视我?你是政府的线人?”崔海燕反将一军。

“我是政府的内线,还会让你知道?”老鼠阴阳怪气地说,“以前我就看出你崔海燕心怀鬼胎,昨天晚上大头还找我谈,是你让他找我的吧,叫我不胡乱猜疑你崔海燕。”

“大头找你谈还堵不住你的嘴?”崔海燕觉得在空旷地带与老鼠纠缠下去会引起警官怀疑,他抬腿走人,“提醒你,老鼠兄弟,当心祸从口出!”

“你是在威胁我?”老鼠站在崔海燕的背后问道。

崔海燕没理睬老鼠,大步流星回到车间,穿插于机器当中,心里却在琢磨着老鼠,时不时地关注老鼠的动态。

晚上回到监房,心里头七上八下的崔海燕吃饭时对大头说:“老鼠对我一直没安好心。”

“又咋啦?”大头嚼着饭菜,“我找他谈啦。他受承认说坏话。”

“他不只是说我,还在监视我,说我有逃跑嫌疑。我怀疑他是探头。”崔海燕将用卫生纸包裹着的中华香烟塞给大头,“这是拆封的香烟,你先抽着。”

大头麻利地把香烟揣进口袋,“说说,凭什么认为老鼠是探头?如果他当警官做眼线,我早修理他了。”

“在上厕所时,我好奇地张望了一下,老鼠就认定我窥探不轨。”

“你好奇,别人不以为是啊。”大头审视崔海燕,“你知道吗?我当初就以为你有逃跑预谋。”

“不会吧,这可是天大的冤枉啊!”崔海燕心里咯噔一下。

“逃跑的人脸上会写着‘逃跑’两个字吗?”大头笑了起来,“后来我想,你崔海燕逃跑,心思应该全用在打探和策划逃跑上,而不是用于交际。所以,我才信任了你。”

“嘘——头,你差点吓坏我了。”崔海燕抹去额头渗出的细密汗珠,“我有钱,可以买路子减少刑期,干吗逃跑!”

“我相信你崔海燕的路子早铺好了。”大头自信地说。

崔海燕茅塞顿开:为什么不尽快破费铺路?能办成保外就医更好,不成的话,寻求一个庇护伞掩护他越狱。

“教导员对你很关心,谁看不出来?”

崔海燕心想该让筱竹公关了。筱竹公关能力非凡,没有攻不下的堡垒。

听着头顶呼呼的摇头扇声音,翻来覆去睡不着的崔海燕琢磨联系筱竹的方式。

崔海燕决定明天借工人甲的手机给筱竹打一个电话。

与筱竹秘密联系后不久,在车间劳动的崔海燕收到接见的通知,由民警甲护送回到监房。进了二道门,民警甲要带崔海燕直接去接见室。崔海燕恳求民警甲允许他回号子换一身干净衣服。

走进宽敞的大厅,崔海燕老远就见到了时尚惹眼的筱竹,迎上前,张开双臂拥抱筱竹。

“咚!”有人突然在敲桌子,虽然声音很轻,但还是将缠绵的崔海燕与筱竹敲出汗来。他们迅速分开。

“教导员人不错。我找他,他二话没说。”筱竹说。

“我就是看他人好,才让你找他的。教导员那头你做了哪些工作?”“不方便说,总之,教导员答应照顾你!”

“那保外呢,教导员是什么态度?”崔海燕最关心的是能不能保外。如果能保外,他又何必冒着风险去越狱呢。

筱竹面露难色,“教导员说上面卡得紧,又说你年纪不大,没有重大疾病,办保外就像登天。”